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衡
么

裂缝

蒲钰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裂缝

蒲钰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裂缝 / 蒲钰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648 - 2523 - 2

I. ①裂… II. ①蒲…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2965 号

裂缝 Liefeng

蒲钰 著

◇策划组稿: 李 阳

◇责任编辑: 何雅静 李 阳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周文婷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2523 - 2

◇定价: 38.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731. 88872256 88872636

投稿热线: 0731. 88872256 13975805626 QQ: 1349748847



目录



贵州街	(001)
猎愿	(111)
龙虎镇往事	(195)
下放地	(208)
裂缝	(242)
满城找妈	(255)
酒窝	(264)
画一朵玫瑰给你	(269)
婚姻欠条	(278)
补丁	(281)

贵州街



一

民国三十五年夏天，热闹非凡的贵州街突然变得冷清了。我的孙崽张大炮骑着高头大马带着的一队人马从张家老酒馆门口经过时，齐刷刷地停了下来，我的孙崽突然翻身下马，大踏步走了进来。“公，我要走了。”见到我，他大老远就打招呼。我很惊诧，眯缝着结眵的眼睛问他，要去哪里？他说要去打仗。还要打仗？我更惊诧了。为什么还要打仗？我说这日本鬼子不是投降了吗？孙崽就笑，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更要打仗。说着，他把一大袋子光洋往柜台上一放，说，这是弟兄们的酒钱。然后急匆匆地出去了。当我从柜台里出来，跌跌撞撞地追出去的时候，孙崽已经翻身上马走远了。

我的孙崽这一走，贵州街就彻底变得冷清了。

我在贵州街活了九十八个年头了。在我眼里，贵州街一直都很热闹，街道两旁，商行店铺，鳞次栉比，店铺门前摆的摊担网点连绵不断，遇到旧历四九赶集之日，街上更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而现在，贵州街变得如此冷冷清清，心里难免有些空落落的，感觉自己就像一口被掏空的麻袋皱巴巴地被扔在张家老酒馆的门口。

我是张家老酒馆的老板，也是伙计。张家老酒馆是贵州街一块老字号招牌，在龙溪口家喻户晓，父亲张驼子把张家老酒馆托付给我的时候，跑堂的伙计就有三十九人，加上作坊里打杂工有近百口人，哪想几十年打拼下来，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糟老头子了。

贵州街这个名字很早就有人叫了，比父母叫我的小名张百年还要早两年，是条名副其实的百年老街。到过贵州街的人都知道，贵州街并非在贵州，而是在湖南境内。从镇远走水路去湖南要经过一个繁华的码头，这个码头就是

龙溪口。沅水流域在湖南有三个大码头，龙溪口就是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是洪江和常德。龙溪口是湖南晃县的一个小镇，也是沅水上游最后一个大码头了。贵州街就在这个小镇上。用湖南人的话说，湖南的版图是个老人头，晃县就是老人的鼻子，这个鼻子深深地探到贵州那边去了，龙溪口就在鼻尖上，凡是在这里居住或者是在这里做生意讨生活的人，总能闻到来自贵州那边浓郁的烟土气息。贵州那边的烟土大都在这里转口，以至于这里许多男子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很深的烟毒。但凡是成年男子，他们屁股边挂的三大件无不与烟土有关，烟枪、火镰和烟袋，叮当作响。他们见面打招呼，也不管认识与否，总要借火烧上一锅烟，吞云吐雾闲聊一番。

贵州街之所以叫贵州街，是因为这条街被贵州省管辖了近百年。有人说它是插花地，也有人说它是飞地。其实意思也都差不多，这里是贵州的地盘，归贵州管辖。不过，飞地比插花地要生动得多。你想想，贵州的一小块地盘凭空飞到湖南来，还不偏不倚正好落到龙溪口了，多生动有趣。而插花地一说，则有人为的意思，是把贵州的一小块地盘有意识地插到湖南，插到龙溪口，就像插花栽苕一样。无论是飞地还是插花地，都不便于地方政府的治理。为了便于治理，两年前经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湖南、贵州两省民政厅派员会同晃县与玉屏两县县长实地勘察，重新调整两省之间的飞地与插花地，晃县用偌大一个罗家寨换回了贵州街。

贵州街的名字因此而沿用至今。

其实贵州街是不是贵州的地盘，只有我的祖父张老酒心里最清楚。我的祖父张老酒是第一个到龙溪口谋生的生意人。那时候龙溪口还没有名字，也没有人家，还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滩头地。

我们老张家祖籍江西赣州。“江西填湖广”的时候，我们老张家的祖辈从江西被填到了贵州境内的一片荒蛮之地。我的祖父张老酒自幼随父亲到贵筑城里卖甜酒谋生，一次偶然的的机会，祖父从甜酒中悟出了另一种酒——泡酒。泡酒是一种养生酒，凡是喝过泡酒的人，无论男女，个个都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祖父的生意因此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只可惜祖父是个枕着钱袋子睡觉的命。他先后娶了五个如花似玉的嫩女人，但她们进门没几天都香消玉殒了。后来他又托人说媒，娶了贵筑镇上的马寡妇。这马寡妇人长得十分水灵，像一碗水汪汪的酒娘子，三十岁不到，就要了四个男人的命。按理说，马寡妇的命够硬了。哪想这女人嫁给祖父还不到一年时间，又在夜里一命呜呼了。马寡妇是流血不止而身亡的。据说那鲜血像山泉水一样从马寡妇

下身满是杂草的泉眼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止都止不住。血液毕竟不是山泉水，总有流尽的时候，祖父用洗脸盆接了半脸盆，马寡妇的血就流干净了。

我祖父张老酒太损女人了。什么样的闲话都有。有人说他身上长着狗的东西，狗的东西有倒钩，只有母狗才能用，女人用了会被勾魂夺魄。有人说他身上长的是马的东西，又粗又长，只有母马才能用，没有哪个女人受得了。小镇上的男人跟女人说到长就来劲了。他们说祖父张老酒的东西长得放不下了，只能用来做裤腰带，那东西要在腰杆上绕上两圈，还得扎起来。说这话的人图的是嘴巴快活，所以越说越玄乎，越传越离谱。刚开始，也没有人相信，可是夏天的时候，有个叫陈结巴的单身汉看到祖父光着屁股在花溪里洗澡，他回去结结巴巴地到处说，小镇上的人就真相信了。

有句老话叫“河边卵，没人管”。贵筑的男人大热天到花溪里洗澡都光着个屁股，从来不避人的，在人前，胆小者也就用两只手掌胡乱地捂着那地方，也不管捂得住捂不住，然后急匆匆地往水里一蹲，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是一个晒得死牛的仲夏正午，路边的青草和树叶都没精打采地卷着白边儿，要是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儿，没有人愿意到日头底下去。祖父到城里送泡酒，满头大汗地往回赶，路过花桥时见花溪水清悠悠的，便把酒桶担子扔在花桥上，把衣服裤子扒了，随手扔在酒桶的扁担上，扑通一声跳进花溪里。哪想贵筑镇上的单身佬陈结巴没米下锅了，正躲在花桥底下摸鱼捞虾抓螃蟹，他一抬眼就看到了祖父。说起陈结巴这个人，还真有点意思。陈结巴和马寡妇是邻居，就住在马寡妇的隔壁，对马寡妇有过念想，曾经在墙壁上抠过洞，偷看过马寡妇洗澡睡觉，好几次都摸到门边了，却又怕死，硬是不敢敲门。后来马寡妇嫁给祖父张老酒，陈结巴就是想敲门，也没有机会了。祖父笑呵呵地打招呼道：“陈结巴，你躲在那做哪样？”

张结巴说：“我……我……我……摸……摸……摸鱼哩。”陈结巴说话一向结结巴巴的。“是……是……是吗？”祖父故意捞起家伙，结结巴巴地开玩笑，“这……这……这……有条大……大……大鱼，你……你……你摸不？”

“我……我……我夹……夹……夹死你！”

陈结巴从笆篓里捞起只螃蟹，作势要扔过去，祖父却闪身游开了。

回到镇上，陈结巴见人就說：“张……张……张老酒那……那……那个长……长……长得吓……吓……吓人。”刚开始大伙儿不明白他说什么，他就做了个青蛙游水的动作，然后指着屁股用手臂比划说：“这……这……这么粗，这……这……这么长。”大伙就明白了，祖父的东西有手臂那么粗，

游泳的时候，屁股后面还拖着一截，差不多有半根手臂那么长。

贵筑只有巴掌大的地方，只一袋烟的工夫就传遍了。那以后，祖父在女人的眼里就真成了一个怪物，只能打光棍了。贵筑城的女人虽然对祖父充满好奇，但想到要死人，也就没人再肯嫁他了。

当然，贵筑城里也有一个女人不怕死。这个女人就是我的祖母。我的祖母姓周，叫周如玉，是贵筑知县周云樵府上的千金。周云樵夫妇年轻时进京赶考在清水江遭遇劫匪，险些丧命，是姚家坪的木商老板姚百万从劫匪的手中救了他们的性命，还赠与他们进京的盘缠，周云樵考取功名回到清水江，还当了贵筑知县。后来，周云樵夫妇在一次酒宴上与姚百万夫妇相遇，当时他们的夫人都挺着个肚子，便指腹为婚。

姚百万是靠经营木材起家的，满脑子都是木材，有了儿子之后便给儿子取名姚林森，希望姚家的木材越堆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姚林森十七岁那年，刚到周云樵府上下过聘礼，说好周如玉年过十八就抬花轿过来迎娶。哪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如玉爱上了年近半百的祖父，而且跟祖父私奔了。

在很多人的眼里，姚林森就是财富的象征。

但周如玉却不想嫁给这个连名字都全是木头的男人。

月亮湾，花岗岩，
姚家窰子成排排；
一渡两江上三岸，
金银财宝如浪来。

清水江流域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说的就是姚林森的父亲姚百万，当年经营木材生意，富甲一方。在祖母周如玉的眼里，姚林森只是清水江边的一堆木头而已。她想跟祖父私奔去上海，就是想彻底离开这堆木头。

二

祖母周如玉与祖父张老酒是在赏花节上认识的。一年一度的赏花节在花溪河畔举行。其实赏花节赏的不是花，赏的是花一样的男女。每年阴历六月初六这天，贵筑城里城外的未婚男女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们身穿节日的盛装，去花溪河畔赏花。姑娘们撑着红红绿绿的油纸伞，捏弄着香绢绣花帕子，小伙子则头戴精致的细篾斗笠，摇着花扇子，吹着木叶，唱着山歌，

互相追逐嬉闹于花溪河畔的花影树丛中。姑娘要是遇到让自己红鸾星动的小伙子，则会主动送花，也就是主动把手中捏着的香绢绣花帕子送给小伙子。小伙子要是哪位姑娘有意思了，也会动手摘花，也就是想办法把姑娘捏在手上的香绢绣花帕子抢过来。要是遇到姑娘送花，小伙子收了，或者是小伙子摘花，姑娘不追要回去，那就两情相悦了。赏花节结束后，小伙子就可以提篮子登门向姑娘提亲，从而成就幸福美满的婚姻。那些没有把花送出去的姑娘和没有摘到花的小伙子，只能等待来年的赏花节，再觅有情人。按理说，祖母周如玉与祖父张老酒都不应该在赏花节上出现的。赏花节是贵筑未婚青年男女独有的节日。周如玉自幼便与人指腹为婚了，有了婚约之人是不能参加赏花节的。周如玉自懂事那天起，就从心里不承认这门婚事。周如玉与贴身丫环小月儿到花溪只是想散散心。年近五十的祖父在赏花节上出现，也只是到花桥的桥头摆摊卖甜酒泡酒，招揽生意而已。

赏花节那天，祖父为寻找婚姻的青年男女准备了两担刚出锅的嫩甜酒，还有两桶存放了整整一年的泡酒。花桥的桥头有个亭子，祖父一大早用板车把东西拉来了，摆在亭子边的空地上。早上凉快，也没有什么生意，祖父就蹲在亭子边抽旱烟袋，看青年男女追逐嬉戏。后来，日头一晒，生意就来了。

那些口干舌燥的青年男女像蝴蝶一样飘过来。

鲜花在握的小伙子，自然抢着为心上人买碗甜酒，他们自己也要喝一两碗泡酒相互祝贺。一些还没有摘到花，胆子还有点小的小伙子，他们想摘花，可是跟了姑娘一路还是下不了手，这时也会跑过来灌两碗泡酒，然后趁着酒兴，把想摘的花儿摘了。

周如玉与贴身丫环小月儿举了把红纸伞从亭子边经过时，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祖父。祖父在摊子前忙得不可开交。见那么多人抢着买东西吃，周如玉便悄声问小月儿：“他这是卖的什么？”

“好像卖的甜酒和泡酒。”

“什么泡酒，很好喝吗？”周如玉没有喝过泡酒，有些好奇。

“当然好喝。”

小月儿舔了舔嘴巴，笑道：“小姐，你没看到那么多人在抢着喝么？”

“不就是酒吗？有什么好喝的。”

“泡酒是酒，但又不真的是酒。”小月儿一向伶牙俐齿，但想要解释清楚什么是泡酒，还是显得有些嘴拙，“小姐，怎么跟你说呢，泡酒是甜的。”

“甜的，不就是甜酒吗？”

“是甜酒，又不是甜酒。”小月儿努力解释着，“甜酒有渣，但泡酒没渣，是没有渣的甜酒。”

周如玉想喝那没有渣的甜酒，便在摊子前排起队来。

这也许就是缘分吧。周如玉来到祖父面前时，见祖父忙得满头大汗，有些心疼祖父，便从袖子里把那张绣了鸳鸯戏水的花帕子摸出来了。参加赏花节的女子都把自己的花帕子捏在手上，等着送人，或者等着让人抢，只有周如玉的花帕子是藏在袖子里的。周如玉十七岁了，想去参加赏花节，但是父亲周云樵不让她参加。于是她跑到母亲那里软磨硬泡，说是要去花溪散散心，不带花帕子就是了。这姑娘不带花帕子就没花给人摘，母亲心肠软，经不起软磨硬泡，便搜了周如玉的身，还让小月儿跟着去。哪想周如玉鬼机灵，事先把花帕子藏在衣袖里了。周如玉从衣袖里抽出花帕子，心疼说：“老人家，擦擦汗水吧。”祖父正忙得不可开交，见有人突然递过来一张帕子，以为是熟人给的帕子，便头也不抬地接过来，抹了一把汗水，然后顺手把帕子揣到怀里了。

“你——”

小月儿想要训斥祖父，要回小姐的花帕子，但被周如玉用眼色制止了。

祖父热情地问道：“小姐，要喝点什么？”

周如玉红着脸说：“我要……来两碗没有渣的甜酒。”

祖父当即要往碗里舀甜酒，小月儿急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我家小姐要的不是甜酒，是没有渣的那个……”

“不好意思，小姐要的是泡酒呀。”祖父舀了两碗泡酒，递给周如玉和小月儿，笑眯眯地说道，“泡酒好，泡酒美容养颜哩。”然后接了小月儿给的酒钱，给后面的客人装甜酒去了。

“啧啧啧，没渣的甜酒就是好喝。”

回去后，周如玉对祖父的泡酒赞不绝口。小月儿听得多了，就开玩笑说：“小姐，你花都让他摘了，要是真的喜欢，就嫁给他得了。”哪想一语成谶。两个月后，姚林森到周云樵府上下聘礼，周如玉便跑去张家老酒馆找祖父，说起了结婚的事儿。

祖父发现怀里多了张花帕子，也很纳闷，以为是哪个粗心姑娘，或者小伙子打落在摊子边，自己捡到了。祖父怕失主着急，还到花桥边摆了两天摊子，也不见有人来找。后来得知花帕子是周如玉给的，祖父就有点难为情了。

私奔前，祖父与周如玉有过这样的对话：

“闺女，我张老酒一大把年纪，都可以做你爹了。”

“张老酒，我不要做你的闺女，我要做你的女人。”

“做我的女人？你知道我的过去吗？”

“知道，不就是有五六个女人死在你的怀里吗？”

“难道——你就不怕死？”

“要是怕死，我就不来找你了。”

见祖父还在犹豫，周如玉又说：“就是死在你的怀里，也比嫁给那个木脑壳强。”

祖父有点心动了，周如玉又说：“张老酒，带我走吧。”

“想去哪里？”

“上海。”

话说到这份上，祖父毫不犹豫地关了张家老酒馆，带着周如玉直奔舞阳镇而去。

从贵筑去上海，得走水路。按理说，去上海就近可以走清水江，但清水江是姚百万的地盘，他们只能舍近求远，直奔舞阳镇了。

他们摆脱官府与姚百万的追堵拦截赶到舞阳镇时，清晨仅有的一趟船已经离岸开走了。舞阳镇是贵州地界，他们担心官府的人与姚百万的人会追上来，但又苦于找不到去上海的船只，急得在镇上乱转，像热锅上的两只蚂蚁。好在舞阳码头上还有些小木排整装待发，放排走水也不论时辰，只要有水有生意，随时都可以出发。祖父当即找到放排走水经验丰富的排老大，说明来意。

排老大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长着一张包公黑脸，就挽着一条大裤头，上身裸露着，也不着衣服，一身古铜色的肌肉透露着排工特有的健壮。这个男人含着半袋土烟蹲在码头上，像是在等生意。其实小木排的价钱已经相当可观了，要是顺便捎点别的货物，排到货到，也能多赚些银两。刚开始排老大有点难为情：“老辈子，我的小木排向来只带货物，不带人。”死活不肯答应这桩生意，后来还是周如玉聪明，脑瓜子灵变，她把排老大拉扯到一边，咬着耳朵说些悄悄话，排老大也就点头答应了。

排老大之所以愿意带上他们还是存有私心和念想的。祖母给的赏钱多，这只是一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之前祖父许诺的赏钱也是等重货物的好几倍了，为了搭成这桩生意，早些离开舞阳镇，祖父甚至还放话说：“银两要是不够，还可以再添。”那架势大有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的意思，可排

老大就是不动心。

最让排老大动心的，还是祖母周如玉。面对如花似玉楚楚动人的妙龄女子，是个男人都会动心，更何况祖母面对的还是整天放排走水精力旺盛的排老大呢。放排走水的人心里都很苦，他们一天到晚在浪尖上讨生活，赚的都是舍命的钱，弄不好哪天就把命都搭上了。

生意谈成了，只见排老大把食指弯在唇边，很响地打了个唿哨，有排工就把小木排从对面撑过来了，稳稳当地停靠在岸边。排工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矮个，长得有点胖，脸看上去有点圆，笑眯眯的，他裸着上身，比排老大白净多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是个刚上排没多久的新手。祖父一问方知，他是排老大的弟弟，父母年前双双辞世，便跟哥哥在排上讨生活。

排老大冲祖父笑道：“老辈子，看你闺女长得乖巧，嘴巴又跟放了封糖似的，实在讨人喜欢，我们兄弟俩也不加钱了，就当是缘分吧，顺路捎你们一程。”显然对方是把周如玉当成祖父的闺女了。

明明是对亡命鸳鸯，是要私奔去上海做夫妻的，现在被排老大误以为是父女了。祖父祖母也没必要解释，他们只是相视一笑，便心领神会心照不宣了，匆匆取了包袱，携手上了小木排。

小木排中央搭得有帆布棚子，是遮阳挡雨休息的地方，排头与排尾相通，相互也都看得见，棚子里除了些黑糊糊的炊具和亮晶晶的枞膏，还整齐有序地堆放着五口麻袋，麻袋装得胀鼓鼓的，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二位就坐这里吧。”

排老大指着其中的一口麻袋，要他们坐到麻袋上去。

祖父也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在那口麻袋上，凭感觉，麻袋里装的是谷子，而且是带有芒刺的扯扯糯。这种高秆优质糯谷难脱粒，熟了得连秆扯回去，所以叫扯扯糯。扯扯糯只适合种在高山冷水田里，糯性极强，但产量低，价格不菲，是贵筑的特产。在贵筑，祖父用这种糯谷子做出来的泡酒自然是一等一的佳酿，倒进碗里，即使泡酒再满，也是不溢不漫，而且还能抽出丝来，入口即化，甜得跟蜜糖似的，一直甜到人心坎里去了。显然是有雇主花了大价钱托排老大送往湖南去。

周如玉抱着祖父的右手臂坐在麻袋上，肥美的屁股一直在麻袋上挪来挪去，很不安分的样子，弄得祖父心里也跟着痒痒的了，不由得皱起眉头来。周如玉是知县千金，平日里穿的是旗袍，那种红色的旗袍是周云樵夫妇托人

从上海带回来的，衩开得有点儿高。还好逃出来时，换了一套下人的粗布衣裤，要是不换就麻烦了。麻袋有些矮了，要是穿着旗袍坐到麻袋上，洁白的腿儿岂不是全露出来了。还有，绸缎料子做的旗袍薄如蝉翼，麻袋里的糯谷子锋芒毕露，这女人的屁股肯定受不了。即便是换了粗布衣裤，周如玉还是如坐针毡。“把屁股抬起来一下。”祖父索性让周如玉把屁股抬起来，把装了衣物的包袱塞到她的屁股下面。

祖父问：“舒服了吧？”

周如玉说：“软软的，舒服多了。”

“二位坐稳当了。”

排老大说这话的时候，篙子在岸边上一抵，小木排就离岸了。小木排缓缓撑出了舞阳镇，人还没有追上来，祖父祖母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这种小木排只二十几根木头，两个人就可以放了。兄弟二人，一个站在排头，一个站在排尾。放排主要看排头，排头负责看水路，选道，经验丰富。遇到激流险滩，只要排头过去了，排尾也就没事了，跟着过去。

出了舞阳镇，河道就有了一定坡度，水势变得汹涌起来，小木排快得跟射箭似的，一转眼就射出去老远。舞阳河激流险滩多，每每遇到激流险滩时，排老大就会在排头吼上一句：“呃——！我来了——”

排尾的老二也跟着吼：“呃——！我来了——”

好像他们这一吼，就把激流险滩给镇住了。

舞阳一百零八滩，滩滩都是鬼门关。一些镇不住激流险滩的排工都死在河里了，他们的尸体就会顺流而下，遇到转水塘了，这些尸体就像死猪一样在那打着转，有时运气好，只一转就转到河边去了。家人往往会到转水塘边找尸体，有的尸体找得到，有的尸体找不到，葬身河底了。排古佬，河里死，河边埋，这就是放排走水的命。排过龙王滩，隐隐听到呼救声。祖父抬眼一望，只见有挂小木排挂在河中的礁石上，首尾错位了，排头朝上，排尾朝下，根本没法前行了。小木排挂在礁石上，随时都有散架的可能。两个排工趴在排上大呼救命，但排老大对那几近绝望的呼救声充耳不闻，眼看就要撞上那挂小木排的排头了，排老大手中的竹篙在河心里不慌不忙地抵了一下，大吼一声：“过——！”便险险地避开那挂小木排，与之擦身而过了。

祖父很奇怪：“为什么不停下来救人呢？”

排老大说：“没人救得了他们，只能等着收尸了。”

河谷越来越空旷，兄弟俩的吼声还是把越来越空旷的河谷塞得满满的。

小木排在浪尖上奔跑的速度足以让人感到头昏脑涨了，但又不至于马上晕倒，还好棚子两边有帆布遮掩着，棚子里的人看不到奔跑的河岸，否则周如玉就真的要晕倒了。

周如玉软软地躺在祖父的怀里，像根快要煮熟了的面条。能看得出来，排老大对祖父怀里的女人是心存念想的，而且那种念想从来就没有断过，以至于若干年后，他们的内心依然纠结着。这也难怪，放排走水原本就是一个只有雄性的世界，现在这个世界里突然多了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子，雄性十足的排老大想不兴奋都难。每每过了险滩，凡是能闲下来的地方，排老大都要回过头来，往棚子里望。然后扯起嗓子唱湘西人最爱唱的那种坏坏的野情歌——

十八姐儿笑眯眯，
两袋汁儿胀破衣；
一朝落在郎的手，
汁儿摸成苦瓜皮。

在湘西，男女老少都会唱野情歌。野情歌虽然野，却也情趣盎然，甚至充满了生活的哲思。听了这歌，祖父自然是开怀大笑，只羞得年轻的祖母把头埋在祖父的怀里，再也不敢抬头望排头一眼。

中午时分，排老大兄弟俩把小木排停靠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浅滩上。是弄早饭的时辰了。舞阳河上放排走水的排工都是中午时分才弄早饭吃。他们纷纷提着小木桶上岸去打干净的山泉水，捡来干柴，烧火煮饭。祖父则搂着祖母到河滩的阴凉处歇息。一路激流险滩，周如玉早就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她问祖父：“这是哪里？”

祖父没来过这里，自然也就答不上来了，只能环顾四周。

这里是一个河口，一条河流有如苍龙从云雾山间奔腾而至，在舞阳河畔张开大口，吐出一大片沙滩，舞阳河一下子变得更加宽广，也更加波澜壮阔了。

祖父心里琢磨着，眼前的河流像条长龙，这里应该是龙口。河流不大，跟贵筑城里的花溪差不多，但是水势汹涌澎湃。祖父信口开河道：“这里就是龙溪口。”

三

距离河口百余丈远的地方有口百年老井，叫风和井。祖父祖母刚到龙溪口的时候，风和井只是一眼山泉水。一眼拇指大小的山泉水从爬满青苔的石头裂缝里白花花地喷涌出来，流淌成一尾碧幽幽的小溪，汇入龙溪河。这泉水来自石头里层，冬暖夏凉，四季不断，过往的山客和排工都喜欢到那里取水，或是煮饭，或是用水壶装着，带到路上喝。祖父用青石板把这股山泉水围成一口三尺见方的井。说来也巧，成井的第二天早上，周如玉提着小木桶去取水时，发现有只漂亮的鸟儿站在井边的青石板上饮水，以为是凤凰，跑回去跟祖父一说，祖父放了手中的活路跑去一看，是只金鸡。金鸡喝足水，单腿站在那，不停回头啄洗它漂亮的羽毛。

祖母误把金鸡当凤凰了。

祖父怕祖母尴尬，也就把金鸡说是凤凰了。他们还在井的下边给“凤凰”刨了一口塘，供它喝水。可是塘刨好之后，“凤凰”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口塘日后成了祖母浣纱梳洗的地方。年轻的祖母经常在那里浣纱梳洗，像传说中的凤凰。

后来有位书生进京赶考，路过龙溪口，到井边讨水喝，见此情景，就在井边的青石板上刻了三个大字——风和井。

风和井就这样叫开了。

排老大兄弟俩吃饱喝足后，把从舞阳镇放下来的两个人的小木排换成五个人的大木排，放到洪江去了。祖父祖母没有跟排老大兄弟俩的大木排去洪江。那个红霞满天的傍晚，排老大是扯着嗓子唱着那支坏坏的野情歌离开龙溪口的。大木排顺着舞阳河在前面不远处拐了个弯，也就拐出了视线，再也看不见了。

但歌声还在，排老大的歌声充满了男人的念想。

祖母知道，排老大是故意唱给她听的，想要打情骂俏一番。祖母是在官府衙门里长大的正经女子，别说不会唱野情歌，就是会唱野情歌，也开不了这个口。之后差不多四十年的光阴里，祖母都会听到这歌声。这歌声仿佛成了祖母生命的一部分。她只要听到这歌声，就知道排老大又来了。

祖父当年留在龙溪口，其实也是祖母的意思。吃饭的时候，周如玉好奇地问排老大：“哥哥，这是到了哪里？”

排老大的回答有些模糊：“湖南吧，这里应该是湖南的地盘了。”听说到

了湖南，周如玉也就放心了。后来，见排老大和几个排工在河滩上敲敲打打，把小木排扎成大木排，周如玉又问排老大：“哥哥，这里到上海还有多远？”

排老大没有去过上海，哪里知道有多远。他放排走水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洪江，到了洪江，就得换成更大的洪江排了。他在舞阳河上放排走水十几年，跟洪江排的排工打过很多次招呼，知道排上的趣事。因为是听说，所以回答也就更加模糊了。

“远着啊——”

排老大拉着腔调，像在讲故事：“前边三四百里地，还有一条大河要跟舞阳河汇合，两河口就是洪江，湖南和贵州的木材到了那里，就统一换成洪江排。洪江排是大排。你们知道洪江排有多大吗？三丈六宽，十几层木头叠起来，比房屋还要高，人在排上，见排不见江。因为吃喝拉撒都在排上，很多人都在排尾上种菜，就是把河里的沙子捞到排尾上，再铺上一层河泥，点种上白菜，往往排到常德、汉口，点种的白菜就可以吃了，等到了上海，偌大的一块菜地的菜就都吃光了。”这份遥远可想而知。

前边三四百里地还有一条大河，立刻引起了周如玉与祖父的警惕。周如玉吃惊道：“什么，前边三四百里地还有一条大河？”

祖父跟着问道：“那条大河叫什么？”

排老大说：“那条大河叫清水江，也是从贵州流下来的。”

祖父祖母彻底失望了。没想到辛辛苦苦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跑到舞阳镇，还是没能绕过清水江。上海去不了了，祖父也懒得说什么了，按周如玉之前跟排老大说好的价钱给足了银两。

明明讲好要到湖南搭船去上海的，怎么刚到湖南地界就不走了？排老大很纳闷，提醒祖父说：“到了洪江就有大船去上海。”

祖父说：“有大船我们也不去了。”

排老大忙问：“为什么？”

“不为什么。”怕祖父说漏嘴，周如玉抢着回答，“上海太远，妹妹我怕是受不了那份颠簸的罪哩。”

排老大似乎有些心疼。“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是片荒郊野地哩。”排老大提醒说，“要不再往前走五六里地，到晃州城里住……”

祖父说：“我们哪也不去，就到这里了。”

周如玉跟着说：“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呢，我们真的不走了。”

周如玉说的风水宝地，在排老大的眼里却是一片荒滩。排老大心想，这

要真是块风水宝地，早就有人住了，也不会如此荒凉。见祖父祖母心意已决，排老大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说：“从舞阳镇到这里也没几步路，几十竿就过来了，送客要送登头，送客没送登头，我排老大也就不收你们的钱了。”说着，他把银两放回祖父的手上。祖父一愣，想再把银两退回去，但对方死活不肯收了。

见双方争执不下，周如玉不得不在一旁圆场了。“既然这位哥哥执意要跟银子过不去，我们就不给银子得了。”回头又说，“想必这位哥哥放排走水也会经常路过这里，到时上来喝甜酒喝泡酒，我们也不收钱就是了。”

排老大连连点头：“就是就是……”后来又觉得不对劲了，这地方哪来吃的，就怀疑说，“难道你们要在这里摆摊卖酒水不成？”

“是哩，我们是想在此搭棚卖些酒水讨生活，往后还望哥哥的熟人多关照才是。”周如玉冰雪聪明，顺便推销起生意来。

“要得，到时多关照就是了。”说着，排老大又想起什么来了，便试探着说道，“这么说来，你们现在是要买粮食了？”

祖父知道排老大的意思，想要推销排上的糯谷子，有点为难，他说：“做甜酒泡酒是要粮食，但我们要的是糯米，而不是带着芒刺的糯谷子。”

“其实也不全是糯谷子，五口麻袋有四口麻袋是糯米，就……就一口麻袋是带着芒刺的糯谷子。”排老大摸着脑壳，讷讷地解释说。不解释还好，排老大这一解释，祖父就觉得眼前这个男子不是好人了。五口麻袋有四口麻袋是糯米，非要指着带着芒刺的那袋让他们坐，岂不是明摆着要使坏心眼，想扎周如玉的屁股。不过做生意也不分好人坏人，只要价钱比较合理，买卖双方又都接受，这生意也就做成了。

“糯米多少钱一袋？”没带量具，祖父只能论袋算了。

“老辈子，我排老大也不多要你的钱，就按洪江给的价吧，每石一千五百文钱，这一袋有两石糯米，就三吊钱，如何？”

三吊钱一袋？祖父心里默默地算了下，四袋也就十二吊钱，没比贵筑城贵多少。“那这一袋呢，怎么算？”祖父用脚踢了踢那袋糯谷子，问道。

“这个嘛——”

排老大想了想，说：“谷种本来是要贵些的，但你们不是种田人，就当是卖糯米好了，算七成。”

“糯谷子哪里有七成喽。”

祖父咧嘴笑道：“这糯谷子皮厚，毛得很哩，顶多打得起六成，六成顶